

价格没准儿 午餐没味儿 助医有点贵 养老驿站 还“差一点儿”

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马老先生75岁了,最近去了几次家附近的养老驿站,马老先生觉得驿站虽然服务不少,可总觉得服务不到心坎里去。

价目表“不准” 时间还有限制

朝阳区安华西里养老驿站,一进门就能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海报,上面列明42项服务项目和计费标准。取药,每小时60元;助浴,每30分钟100元至180元;入户助餐,每小时60元……

“您别看墙上的海报,那个不准,有些服务我们提供不了,价钱也不一样。”见记者正在仔细查看服务价格表,工作人员立刻招呼:“您需要哪项服务,您提出来,我们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提供。”

家住附近的崔女士正在养老驿站咨询上门保洁和助餐服务。崔女士的母亲90多岁了,身体不好。“24小时都得有人盯着。我一人忙不过来,想看看能不能有人过来搭把手帮忙。”

按照崔女士的需求,养老驿站为她推荐了每小时30元的上门保洁服务。工作人员解释,服务员上门之后,既可以打扫卫生、洗衣服,另外还能帮老人买菜、做饭,每小时收费都是均价30元。不过,上门“2小时起步,您最少也得用2小时”。

对于“2小时起步”,崔女士觉得不妥,希望能取消“限时”。如果

菜品太单一 每天一荤两素

“这个月订完,我们就打算换地方了。”中午11时许,家住丰台区西马小区的一位居民捧着午饭,从家附近的养老驿站走出来。

这份午饭是为94岁老母亲取的。一次性饭盒用保鲜膜包裹着,饭盒里是木樨肉、大碗菜花、芹菜香干和一些米饭,18元一份。

记者用手摸了摸饭盒,不算太烫,有一定的温度。“要是凉了,我就再加热。”温度并不是这位居民在意的东西,味道却让她不太满意。

“每次都是那些菜,老太太不爱吃,看着菜名不错,吃起来味道可差太远了。”记者从居民手机里看到了驿站提供的菜谱,菜谱分单周和双周,每周只供应五天,每天一荤两素。



(新华社资料图)

服务员每天上门,只需要简单打扫一下室内卫生,可能一个小时都用不了。当她询问是否可以让服务员提供擦玻璃服务时,工作人员表示:“这些事你们自己和服务员协商,人家愿意擦就行,但是如果出了意外,我们不负责。”

驿站说:

现在驿站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。一位从事养老工作超过10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虽然从2016年就开始发展养老驿站,但5年多来,驿站仍然入不敷出、举步维艰。这位业内人士说,驿站的服务商都是经过严格审核和备案的,服务质量老人可放心。很多服务虽然列上了价目表,但因为市场不大,需要的人手不多,成本很难收回,所以需要设定一定的门槛。不能实现收支平衡,自我“造血功能”又不足,大部分驿站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、补贴来运营。驿站也想精准挖掘老年人的需求,提供他们愿意付费的服务,但能力有限,又不可能专门花钱去开发市场,所以导致恶性循环,只能凑合活着。

驿站说:

老年餐,基本上是卖一份赔一份。一位驿站从业者告诉记者,老年餐本来就价格低,算下来,平均一份餐至少要赔几块钱。所以,很多驿站选择专业配餐公司送餐,但饭菜质量无法把控。另外,疫情的不确定性给驿站的服务水平、服务项目调整和维系经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


(新华社资料图)

陪同就医太贵 退休金伤不起

李奶奶90多岁了,身体不好,每隔半个月都要去医院。早上7时左右出发,到医院取号、排队、看病、开药,跑趟医院,怎么也得花上半天。李奶奶听说养老驿站有陪同就诊服务,就琢磨着请个人陪同就医。

一打听价格,李奶奶就退缩了。服务价目表上明确标出:陪同就诊每小时80元。粗略计算一下,找人陪着上医院一上午就得花400元左右。“我退休金才几千块钱,让人陪着上医院就得小一千块钱,这哪儿花得起啊。”

67岁的商女士也觉得陪同就医的价格偏高。前阵子,商女士刚做了

一个大手术,每个月都要去医院复查,如果请人陪同,排队加检查至少3小时起步。“我们驿站的陪同就医每小时40块钱,我每月就4000多块的退休费,实在舍不得。”

驿站说:

一位驿站负责人告诉记者,对驿站服务有需求的老人只会对刚需买单,比如吃饭、失能护理等,驿站日常提供的文娱活动、健康讲座几乎都没有盈利空间。老人还没有形成服务买单的意识,所以想要撬动银发群体消费仍然很难。

破题

政府“托底”保收入 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

今年北京市民政局出台的《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管理办法(试行)》要求,驿站在完成六大基本服务功能基础上,可拓展市场化的养老服务。同时还为驿站划分责任片区,既保障困难老人的养老基本需求,又可以用政府购买的方式“托底”保障驿站的基本收入。同时,政府还设立负面清单,依托驿站现存问题开展规范管理,保障老人权益。办法出台后,在各地养老驿站从业者之间,引发讨论。

在驿站从业者看来,“负面清单”不仅对行业开展规范管理,也向行业传达了一个导向信号:“非禁止即许可”,加速推进本市的养老驿站步入市场化改革通道。如何逐渐掌握并充分利用资源,更好地响应老年人的

居家养老服务诉求,将是驿站运营商下一步要重点发力的方向。

“过去一直在建,现在亟须规范管理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,今年出台的新政恰恰在监管方面重点发力,从运营主体、安全管理、负面清单等角度规范驿站行为。陆杰华认为,新政虽然释放了更多发展空间,鼓励驿站市场化运作,但仍需要把基础做好,再去细分老年人的需求,拓展市场化的、个性化的服务内容,而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驿站发展仍然在路上。

陆杰华建议,驿站也要抓住发展的机会,挖掘自身专长,尝试引进和整合资源,扩大自身优势,提供高质量养老服务。(北京晚报)

三叉神经痛术后更痛,无法吃饭 专家“抢修神经”止痛

“太感谢你了。”近日,65岁的三叉神经痛黄阿姨,紧紧握着无锡易可中医院魏氏脑病中心刘易宗医生的手不肯放开。她患三叉神经痛7年,曾做过手术,2年后疼痛又回来了还更痛,每次发作时不能刷牙,不能吃饭,连喝粥都痛,止痛药都不管用。

刘易宗表示,三叉神经痛属离子通道病,就像电线“漏电”了一样,不停地朝外放电,就会产生持续的疼痛,治疗要“修复神经”。易可中医院创始人、上海曙光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魏江磊,为中心带头人,他通过30余年治

疗离子通道病,尤其是三叉神经痛方面独辟蹊径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尤其用虫类中医通络止痛。

刘易宗医生在魏江磊教授内治基础上,配合家传——全国名中医刘惠民医生的特色针灸,在止痛的同时,增强药物的吸收,帮助了众多患者。



(南京日报)